

言平 居明

归来

魯彥周原著、关凤奎改編



山东人民出版社

時間：現代。

地點：扶搖山下。

人物：童蕙云——三十一、二歲，合作社生產隊長。

王 彪——三十四歲，鄰省專區百貨公司副經理，蕙云之夫。

小 翠——十歲，他們的女兒。

王 母——五十一、二歲，王彪的母親。

童蕙芬——二十二歲，蕙云的妹妹，小學教師。

王直化——二十三、四歲，副社長，勞動模範。

李德裕——五十來歲，合作社社長。

男 甲——社員。

男 乙——社員。

女 甲——社員。

女 乙——社員。

布景：整潔樸素的農村家庭，堂上挂着毛主席的象和對聯，下面放着几，几上整齊地擺着几本書和一些用具。屋中間擱着一張已經褪色的紅木方桌，它的四周放着長凳，桌上放着茶壺和碗。屋中還有兩張竹椅和小凳，竹椅上放着婦女作針綫用的東西。屋子的左牆上挂着生產模範錦旗一面，右邊挂着王彪的八寸放大照片，下邊不知是主婦剪的還是別人貼着玩的，有一對很顯眼的用紅紙剪成的鴛鴦鳥。

幕啟：中午時分，太陽把屋里照的亮堂堂的，給人以清新融和的感覺。童蕙芬領小翠上。蕙芬上身便服，下身制服褲子，樸素大方，她含笑的面龐使人覺得非常可愛可親。她替小翠拿着書包，小翠興沖沖跑上。這時奏着愉快的調子。

蕙芬：（唱）小翠，小翠，你別跑，

你要小心別摔着。

小翠：（唱）你放心吧，我摔不倒。

（白）媽！我放學啦。

蕙芬：（把小翠的書包掛在牆上）你媽還沒有回來啦。

小翠：（拿着一個本子跑出來）姨！

蕙芬：不是叫你喊老師嗎？

（唱）你怎麼又忘了。

小翠：（有點羞澀）老師！

蕙芬：你拿的什麼？是你媽給你買的本子嗎？

小翠：嗯！我媽給我的是紅的，這是我媽的。

蕙芬：你媽的？拿來我看看。

小翠：我媽天天晚上寫呢，姨——（改口）老師，你看我媽寫的好不好？

蕙芬：（看，自語）姐姐真是……

小翠：老師！你說我媽再過兩年也能當老師嗎？

蕙芬：（把小翠摟在懷裡）能！小翠！

（唱）你媽媽寫的字有多麼好。

小翠：老師，（唱）媽媽她這麼大怎麼才上學？

蕙芬：孩子！（唱）

從前是地主反動派的天下，

拿窮人當牛馬百般欺壓。

你媽窮交不上租常遭打罵，

哪裡能念的起書真苦死了她。

（習慣的）懂了嗎？

小翠：（似懂非懂的）懂啦。

蕙芬：（親了翠一下。唱）

小翠你真伶俐真可愛，

我問你可想你的爸爸？

小翠：想！（唱）

媽媽成天說爸爸回家，

給我帶鋼筆、洋鼓還有喇叭，

可是他老不回家一趟，

（白）老師您說，（唱）

爸爸他怎不回來看看媽媽，看看奶奶，看看小
翠？

蕙芬：傻孩子！（唱）

你爸爸為人民服務工作忙，他不能回家。

（白）這是他今天來的信。

小翠：爸爸來信啦？（搶過信來。唱）

你快快給我，我去找媽媽。

蕙芬：小翠，別弄丟了。

小翠：丟不了。（跑下）

蕙芬：（看着小翠下，很愉快的回身看着王的照片）姐夫要
是回來，看見小翠這麼可愛，姐姐進步這麼快，他真是
會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可是四年啦，他怎麼就不回來一
趟呢？

（王直化敞着衣服，似乎剛從地裡回來，他悄悄的走到蕙芬的後
面）

直化：喂！放學啦！

蕙芬：（吓了一跳）鬼東西！（唱）

你怎麼盡鬧着玩！

不怕叫人笑話咱。

直化：老夫老妻的還怕人笑話。

蕙芬：呸！（唱）你回家吧，我还没作饭。

直化：（唱）到处找不到你，

我就知道你来到这边。

蕙芬：（唱）一回家你到处把老婆找，

人家可笑话你太不体面。

直化：（唱）大家伙都说我福气不浅，

都替我高兴决不笑话俺。

蕙芬：（唱）把衣服快扣好，

受了凉可怎么办？

直化：（听话地扣扣。唱）

老师对学生管的真是严。

咱们中午吃什么饭？

蕙芬：吃饅饅吧。

直化：菜呢？

蕙芬：（唱）肉炒韭菜多放酱油少搭点盐。

直化：不够。（唱）还得炒上几个鸡蛋。

蕙芬：为什么？

直化：（唱）有身子的人们都有点馋。

蕙芬：（唱）一见面说笑话滔滔不断，

东一句西一句没有个完，

我看你是登着鼻子耍上脸。

直化：（唱）这不是说笑话是肺腑之言。

躺炕上越想越乐越闹不上眼，

想到你我就从心里喜欢。

我是个两腿泥的庄稼汉，

蕙芬：（接唱）你怎么老是这样说，

应该说是副社长又是模范。

直化：（唱）別抬舉我啦我的老師，
咱們快快把家還。

蕙芬：（唱）我等着姐姐回家轉，
有件事情跟她談。

直化：（唱）他們的隊和一隊正在挑戰。

蕙芬：（唱）姐姐真要考狀元。

直化：是呀！她是社里的得力幹部，今年春耕多虧了她。

蕙芬：你看！（拿出小翠拿來的本子）你看她每天晚上都在
偷偷地學習，比你強的多。

直化：我天天晚上也沒放下筆呀！

蕙芬：還不是我天天逼着你，她可是自覺。

直化：（唱）大姐她不怕吃苦拚命干，
社里事家里事沒見過她煩。

地里活她勝過男子漢，

是工作她帶頭樣樣搶先；

家里頭她搞的人人夸贊，

她老怕落到大伙的後邊。

文化低她工作中常遇困難，

她時時暗加勁快馬加鞭。

早下地晚學習把大哥追趕，

她自覺的學習真是模範。

蕙芬：（唱）再听我告訴你事情一件，
今早晨接到了姐夫的來函，
小翠她見了信乐的搥臉；
搶去信找她媽還沒回還。（想）
听说他离开家已四年多了，
为什么他也不回家看看？

直化：（說笑話地。唱）

女人家光在男人身上打算，

早上走巴不得晚上就回還。

人家是副經理照顧全面，

搞工作想老婆是思想負擔。

蕙芬：你这是講什么話呀！（快打慢唱）

你这种輕視婦女的思想就應批判，

咱們倆今天得好好談談。

（芬要拉直化，直化后退）

（白）你这样說法不行！

（小翠拉王母上）

小翠：奶奶！这不是老師在这了嗎？（直化有点难为情）老師！

奶奶請你念信啦。

王母：（逆信）快念吧，快念吧！小翠想爸爸都想死啦，他就是老不回來。

直化：他工作……

王母：又是你那一套工作忙，工作忙。（向芬）快念吧！你們今兒就在我這吃飯，這孩子呀，半年才有一封信。

直化：大娘，大哥是副經理，不比我們有空。

王母：（心里显然很高兴，但表面上还掩飾着）我沒跟你說話！好，他要是回來了，我在他面前替你表表功，真是，蕙芬念啊！

直化：看看有沒有我的。

王母：蕙芬快念吧！（向直化）有你的跑不了。

蕙芬：（念）母親大人，我本月十五日返家，打算接你來城，一切面談。（停住）

王母：來家？這……（高兴的有点慌亂）小翠你爸爸要回來

啦！今儿是几号啦？

蕙芬：十五。

王母：十五！哎呀！这不是马上就要回来了。（快活起来）

蕙芬：（低声向王直化）信上怎么不提姐姐一句。

直化：回来了什么话不好说，不是也没有我的吗？

蕙芬：（也觉得自己有点神经过敏）这下可盼回来了，小翠，你爸爸要回来了。

小翠：爸爸要回来啦！

王母：天哪！（快乐的抱怨）不能早几天来封信，鸡也放跑了，真是的，当上副经理了，怎么做事还拉拉胡胡的。

直化：他有工作，怕是临时起意的。

王母：又是你那工作。

直化：（衷心的喜悦）这回他回来，可要好好向他讨教讨教，他见过世面，一定知道许多好合作社的经验。（向芬）蕙芬，教课有困难，也可以跟他谈谈，他什么都懂，念过书，打过游击……

蕙芬：对！看你乐的。

王母：（唱）小两口要谈心留在夜晚，

大白天当着人怕不好谈，

我进门见你们正唱二人转，

又说又笑谁看着都喜欢。

你们俩有什么事商量着办，

小日子过的热火朝天。（对芬）

你看你蕙云姐都那么好，

可是你比她的日子过的舒坦。

她每夜睡觉都睡的很晚，

她学呀，她写呀，一点也没有空闲。

她老怕趕不上你姐夫加勁把他追趕，
他們夫妻一別就是幾年。
這一回他可要回家轉，
我得留住他多住上幾天。
信里說接我进城我才不願，
乡下人住城里我不習慣。
他怎么不接小翠娘倆去作伴，
年輕人也好見一見世面。（對直化）
你快去替我把蕙云來喊。

直化：（唱）我和她一說，她定喜歡。

（蕙云，女甲乙社員上，蕙云雖然三十未歲，但還很年輕，加上剛從地里回來，她那勞動的喜悅還未消失，就更顯得她那面龐越加丰潤而光彩了。）

女乙：（唱）我保證輸不了。

蕙云：（唱）你們快去作飯，

過午後咱再去把他們支援。

小翠：（跑來）媽，爸爸……

蕙云：（未注意）你們先別對他們講。

女甲：（唱）請您放心我們決不談。

女乙：忽然跑到他們地里，大聲一喊，我們來支援你們啦，
看他們害羞不？

蕙云：（唱）不要這樣，都是為生產，
妨礙團結那可不是玩。

小翠：媽！

蕙云：別鬧！

王母：（唱）小翠她跟你說話你怎么聽不見，
她有喜事要向你談。

蕙芬：（唱）小翠的爸爸今天就回轉。

蕙云：（唱）妹妹你一見我就笑話連篇。

直化：真的，今天准到。

王母：（唱）这是他来的信你好好看一看。

女甲：（唱）隊長，你千盼万盼可盼到今天。

蕙云：（很激动，但表面上仍很冷淡的样子。唱）

爱回来不回来我才不盼。

女乙：什么？你不盼。

王母：車子就要到啦。

直化：（向芬唱）我們先走一步，
她好准备一番。

蕙云：（唱）有什么好准备的，
来去随他便。

蕙芬：（唱）你的心事我早看穿，
正在想我們俩人真是不开眼。
（夹白）是不是說我們为什么还不走，
（唱）他回来知心話你們怎么談。

直化：（唱）大姐她美的滿屋乱轉。

王母：（推甲、乙、直、芬。唱）
快走吧，別在这瞎胡纏。

（白）走！都走！（众下）

蕙芬：（跑回来向云。唱）

他要来了你可把我喊。

直化：（回唱）我的好先生，快走吧，
我肚子餓的直叫喚。

蕙芬：（唱）你怎么这么貧，真是討厭。（二人下）

王母：（唱）这一对小夫妻日子过的象神仙，

我当初还怕他俩过不长远，
他们的事我总觉得不怎么十全。
女的是教书的先生能写能算，
男的是庄稼汉书没念过一天。
天长久蕙芬她会不会厌烦，
想不到他俩过的比蜜还甜。
这真是年头不同人的眼光也变，
新社会样样好，事事都新鲜，
我这个老想法也该受受……批判。

蕙云：（唱）还是你看的远，想的也宽，
这真是时代的不同眼光也跟着变，
新社会新人物摆在眼前。

小翠：快吃饭去接爸爸。

王母：（对云。唱）

你快快洗脸，
我去作饭你换件衣衫。

蕙云：妈，（唱）我下午还下地去把活干。

王母：（对云唱）

我给你请个假歇上一天，
一会彪儿回家转，
把你那知心话向他谈。
小翠你等爸爸一同吃饭，
我去找社长一会就回还。

蕙云：妈！别去。

王母：（唱）他眼看就来到快去把衣换。（下）

小翠：（唱）妈妈，你等我去给你找衣衫。

蕙云：小翠！（要拉小翠，小翠一抖手跑到屋里去）他就要

来啦。

小翠：（拿着衣服，背手拿着一朵花。唱）

这衣服可好看。

蕙云：（接过衣服，看着小翠拿着花）哎呀！

（唱）你媽媽这年紀戴花不雅观。

小翠：戴！戴！

蕙云：（穿了一个袖子，又脱下来抱着小翠）小翠！

小翠：媽。（小翠給蕙云穿衣服，偷偷給她媽戴花）

蕙云：別鬧。（取下花來放在籃里）

小翠：（唱）我叫我奶奶把你管。

蕙云：（唱）小翠你是媽的寶貝心肝，

媽媽我問你事一件。

你爸爸回來你可喜歡？

小翠：你喜歡嗎？

蕙云：（哄翠的）媽不喜歡。

小翠：哼！說瞎話。

蕙云：（亲小翠。唱）你爸爸他馬上就回家轉。

小翠：（唱）能不能水笔、洋鼓給我买全？

蕙云：（唱）爸疼你，他一定会給你买些玩，

小翠：（唱）爸爸的模样怎么記不全。

蕙云：（唱）方方的臉……

小翠：（很熟練地。唱）寬寬的肩……

蕙云：（唱）你怎么通通記在心間？

小翠：（唱）媽媽你成天說，

一遍好几遍。

我天天念叨时时盼爹还，

問媽媽，爸爸回來能住多少天？

蕙云：（唱）不住一个月也得二十天。

小翠：（唱）爸爸疼你不疼你？

蕙云：你猜呀！

小翠：我猜？

王母：（上唱）娘偏光谈心，衣服怎不穿，

我給你請好假……

蕙云：媽！請什麼假？

王母：（唱）不用你管。（拉小翠）

跟我去逮鷄到后邊，（鎖板）

小翠：好！

蕙云：我來！（王母攔云，小翠、王母下）

（后扑鷄聲，小翠聲：奶奶你拿根繩子來。王母上）

王母：（向云）彪兒回來啦，你可得多伺候他點，因為他難得回家一次哇。

蕙云：媽！

王母：（唱）這幾年媽可多虧你，

起早睡晚太不容易。

家里社里少不了你，

侍奉我勝似我的閨女，

彪兒回來叫他好好謝謝你。

蕙云：（唱）你拿我比外人我可不依，

他在家我也是照樣孝順你。

王母：（唱）既孝順你就該快快換新衣，

來來來我給你把衣穿起。

蕙云：（唱）真叫人有點不好意思的。

王母：（唱）傻孩子誰還笑話你，

我知道彪兒他的脾氣，

虽说他在农村生长起，
他从小爱排场又好阔气，
世面见的多又住城里，
我们也不能够太土气，
你让他不顺心这又何必？

蕙云：（唱）他是党员决不会的。

王母：你听我的话哩。

蕙云：（唱）换上衣服怎下地，
我们队正在挑战夺红旗，
我又是队长怎能不去，
决不能违反社里的规矩。

王母：（唱）你还是不要三心二意，
你洗洗脸吧，

洗完脸带小翠快接他去。（小翠上）

小翠：奶奶！你怎么不去啦，鸡叫我扣起来啦。

（李德裕社长上，他长着连巴胡子，精神饱满，诙谐又慈祥，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又是很严格的）

社长：（唱）大嫂我来向你道喜，
大侄子他回来你们团聚。

蕙云：社长来啦。

社长：来给你们道喜来啦，恭喜恭喜。

王母：彪儿回来，你也喜呀。

社长：那当然喽！（坐下）早该回来看看啦，看看他的家变的多漂亮，看看我们的合作社办的多有起色，再看看蕙云进步的多快，要是我呀，咳，还不高兴的蹦啊！

王母：这都是你领导的好。

社长：好嫂子不用夸我啦，是大家，我不过张张嘴，说几句

話。

蕙云：社長，第二隊……

社長：算啦，今兒不准你問什麼一隊二隊的，你給我在家好好的歇着。

王母：就是嘛，我說我已經向你請好假啦，她可還是三番五次的¹不肯聽。

社長：不肯聽？得聽社長的命令。

蕙云：可是……

社長：反正不准你下地，你要是覺着心里不安，那你就晚上好好的和大侄談談，請他給我們多提一些寶貴的意見，這也算你的大功一件。

蕙云：（很羞的）大叔真會說笑話。

社長：（大笑。唱）

心里高興就說心里話，
恨不能馬上要看見他，
我有許多話要和他啦，
叫他報告或是作傳達，
我想他一定會熱心幫助咱。

王母：（唱）為什麼你這樣重視他。

（外面有人喊：「王大媽，快來接」「新蓋的房子是，你走過門啦」）

王母：（慌亂的）哎呀！他來啦！小翠，你爸爸回來啦。

小翠：爸爸！爸爸！（跑下）

社長：來啦！來啦！（跑下）

蕙云：（慌亂）他來啦！他來啦！（很忙的拿起新衣和花跑回屋裏）

（王彪和王母，李德裕，社員甲，乙等人上。他們圍着王彪象眾

星捧月似的簇拥着，直到大伙乱嚷嚷的进了屋子，我們才看見他的臉。他，白白胖胖的穿着一套嗶嘰中山服，在他的臉上虽然显出聰明、能干，但給你的感觉，总是象缺少什么？說他浮淺也不象，說他很有风度和很有修养也不对头。他神經緊張地向滿屋扫了一眼，便又心神不定地跟圍着他的人应付着）

王彪：請坐，請坐。（唱）

你們大家怎么样？

是不是正在地里忙？

（向社長）李大叔还是这样強壯，

精神饱满身体健康。

（轉向大家）乡亲们現在社里怎么样？

抽烟喝茶啦啦家常。

社長：（唱）我們实在把你盼，

盼你回来看看故乡，

看一看你的家变了新样，

对社里也得多提意見大力帮忙。

大侄子你可不瘦，又白又胖，

你是领导干部一定很忙。

王母：（唱）我寻思你瘦的不成样。

王彪：（唱）依仗着生活好身体无妨。

王母：俗話說儿行千里母擔憂，四年啦，怎么才想回来看
看？……

王彪：实在太忙，老想回家总是抽不出空来。当领导干部可真不容易，这里要去，那里要問。这回回去，又要去北京，真忙哇。

众：上北京？

小翠：爸爸要上北京。奶奶，老师說北京才好啦！

王母：（很高兴的）好，明天讓你爸爸帶你也去。你看你的孩子長的多高啦！小翠喊爸爸。

小翠：爸爸！（羞的跑開）

女乙：小翠，你爸爸給你帶的水筆、洋鼓和本子呢？

小翠：奶奶，我要……

王母：向你爸爸要去！

小翠：爸爸，我要……

王彪：（尷尬）你看！我忘記買啦……

王母：多少年才回家一次，連點東西都不給孩子買。

王彪：（掏錢）小翠，來，明天叫人給你買去。

王母：拿着吧！

女乙：你爸爸給你的，拿着吧，害什麼臊！

（小翠接錢，羞的跑進屋）

社長：噯！蕙云呢？怎麼不出來接待貴客呀！

女甲：隊長害臊啦，我去把她拉出來。（進雲房）

王母：你們坐着，我照應照應飯去。（下）

社長：大侄子！你當了領導幹部，我還是喊你大侄子。

（唱）你這幾年沒回家，

蕙雲進步真可夸。

女乙：（唱）她天天晚上扒在燈下，

她鑽研生產好建設國家。

在地裡她還不忘學習文化，

家裡家外忙壞了她。

她是我們的生產隊長，

婦女組長大家還選了她。

（蕙雲端臉盆出，女甲跟上）

女甲：（唱）貴客臨門招待招待吧。